

现

代

思

絮

丛

书

求真之道

批评时代
忘却与记忆
智者的思绪
文化的忏悔

张志忠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

代

思

絮

丛

书

ZZZ

5

I2

求真之道



R5242/03

(陕)新登字 0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真之道 / 张志忠著. -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3

(现代思絮丛书 / 张德祥, 傅美琳主编)

ISBN 7-5419-7528-1

I . 求… II . 张…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872 号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9.25 印张 5 插页 181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简精装) 定价: 12.2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 西安天坛路 10 号 邮编: 710061 电话: 5247324

《现代思絮》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	张祥涛	陈绪万	
主		编	张德祥	傅美琳	
编		委	张德祥	傅美琳	张志忠
			叶延滨	李爱云	王志章
			邓晓丽	董文利	郭 相
			张 艳	刘利霞	徐未未
			刘 雯		

● 总 序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五光十色、色彩斑斓了。处在这样一个急速变革，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现代化的来临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失重；意味着获得，也意味着丧失。在人们享受着种种物质便利的同时，人们也享受到了污染的空气与食物。现代化并不是一应俱全，万事如意的“神话”，也许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个欲罢不能的诱惑。是的，人们正被种种利益所诱惑，欲望之手将情感撕成了碎片，林立的价值观念将思想瓜分得不成体统，人们被“金钱”牵着鼻子或被“金钱”的鞭子抽打，忙碌于商场官场情场名利场上的讨价还价与你争我夺。在竞争的规则中，优胜劣汰的逻辑令人喘息不已，浮躁与焦虑从摩天高楼的缝隙间四散而出，飘移于霓虹闪烁的滚滚红尘之中。

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是剧中人。也许

人们除了扮演自己的角色之外，还应当能够反观自己的角色，反观人们演出的这一场大戏，从热闹的舞台上引下几缕思絮，在宁静中化为丝丝心雨，润一润干涸已久的心田——“现代思絮”虽然只是一些思絮，只是现代思路上的一些雨丝风片云影，当然不足以降下逐渐升高的人类家园的气温，却可以在人的心灵上空搭一点思絮的阴凉。

《现代思絮》丛书编委会

1998年3月

● 目 录

批评时代

游戏的规则	(3)
有感于孙犁先生言	(8)
艺术品格与敬业精神	(12)
文化保守主义的歧误	(16)
解构与虚无	(20)
“主义”的森林	(24)
向谁学习?	(27)
我们今天怎样做学问?	(31)
语言的颓败	(36)
从萧军、沈从文说开去	(40)
“举案齐眉”为哪端	(44)
关于批评的批评	(47)
文学评论的意义	(50)
笑话之后的苦涩	(54)

关于精神家园的辩诘	(57)
-----------------	------

诗情的大海

文化的南方与北方	(63)
心中的湖和楼	(69)
行路难, 行路乐	(75)
日食与三峡石	(79)
书痴与书缘	(83)
感觉莫言	(86)
诗情的大海	(92)
最忆是西峡	(98)
关于钞票的联想	(102)
八月沉思	(105)
人生长恨水长东	(110)
礼失, 求诸野	(115)

忘却与记忆

话说影视内外的“领袖热”	(121)
“咸与寻找”为哪般	(125)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争议一瞥	(128)
“社会健忘症”	(135)
孩子们的将来	(139)
鲜血中开出恶之花	(144)
道德尺度的困扰	(149)

生长“怪诞的鬼花”的土壤	(154)
物以稀为贵	(159)
建设开放健康的文化心态	(162)
渴望激情	(167)
忘却与记忆	(172)

智者的思绪

文学的历史感	(181)
智者的思绪	(184)
一代人的命运	(187)
想象力贫乏症	(190)
缺少一座桥	(193)
生命的激情	(196)
翻译的歧误	(199)
文学的世界眼光	(202)
来者自来,去者自去	(206)
中州厚土的苦难与智慧	(209)
风物长宜放眼量	(213)
英雄有用武之地	(217)
文学即选择	(220)

文化的忏悔

文化的忏悔	(225)
再说文化的忏悔	(228)

伯乐情结	(231)
创造的天马	(234)
磨道里的驴子	(238)
天下为何	(242)
义利新解	(245)
说“穷”	(248)
说“穷”补	(251)
梦,还没有做完	(254)
子学与经学	(257)
选择与代价	(260)
掉过头去	(263)
斯文不如扫地	(266)
文化的嘲讽	(269)
“解放了的”堂·吉珂德	(272)
求真之道	(275)
拯救心灵	(279)
读顾准三题	(283)
后记	(289)

批评时代

游戏的规则

文学可以用于救国，可以用于启蒙，当然也可以用于游戏。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将一个个无干无系的方块字排列组合，然后引你哭逗你笑哄你动情然后悄悄地把手伸向你的钱袋，让你心甘情愿，让你感激涕零，一只手攥着带体温的钞票交给人家，一只手还在抹着眼角的点点泪花。

民谚说，唱戏的都是疯子，看戏的都是傻子。便是指上面这种情况。是啊，明明知道那一场都是假的，都是虚拟，都是过眼云烟，却又痴痴迷迷，死心踏地，表演者以假为真，凝聚了自己的心血，观看者以假乱真，惹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含悲忍泣，方觉痛快，不痛不快，痛中有快，快人快意，以易世情，硬是把早期的简陋原始的单人或两人的说唱发展成为生旦净丑行当俱全、文武混乱全都不挡的大型戏剧表演。

而且，还有哲人把游戏抬举得高而又高——人只有在游戏时，才真正成为人。无论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还是航天飞机、大型电脑，它们都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功利目的、为了人的生存需要而进行而创制的，受现实功利的拘牵。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你才会变得真正轻松、洒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为游戏而游戏，为娱乐而娱乐，假戏真做，优游裕如。照我想来，有恋古癖的，看着舞台上的蟒袍玉带、高底靴、大水袖，听着铿铿锵锵的锣鼓点，摇头晃脑，如醉如痴，对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熟悉得了如指掌，还时有红颜薄命之叹，时作怜香惜玉之想，设若你真是请他回到汉唐盛世，在项羽手下做一名亲兵，在明皇那里做一名宫人，日日得睹美人之面，你道他肯也不肯？还有《星球大战》，风靡影坛，创造了当时的票房纪录，神奇、魔幻，够新奇够刺激，令人大过太空瘾，可是，设若你真要招募一支大军向太空进发，有几个人愿意跟你去？

这也就是说，游戏有游戏的规则，不能违例、犯规，否则，游戏自身就要崩溃，自然也就毫无乐趣可言。

可是，碰上那些不按规则游戏的人，你又如何着想？

比如说，有这样一种人，作品产量甚高，读者层也很广泛，你想就他的作品说点什么，他却说，你别把他当成作家，他只是个“码字儿的”，是手艺人，养家糊口而已。这可以从他作品中的那些“一点儿正经没有”的“顽主”，那些声称“千万别把我当人”的“橡皮人”，和“过把瘾就死”的“凶猛动物”那里得到印证。但这些“一点儿正经没有”的人，你跟他做什么正经叫什么真？“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句流传甚广的话，便已活画出

一幅无赖相，或被某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相。你若对他讲长道短，一句“玩深沉”，一句“装丫挺的”，准定在那里等着你，也许还有更尖刻更污秽的话语蜂拥而至呢。

面对此情此景，你作何感想？

还有一种，是熟谙商品推销术的。近些年，进口商品包括港台货，大行其道，经常有崇洋慕外（我把“媚”改为“慕”，并在中性意义上使用之，无褒无贬）者，辛辛苦苦地或轻而易举地弄了件洋货，全是洋包装洋字码，当心看到最后，欢喜到最后，却是“made in China”，或者是外包装全是洋式的，打开来看到最后，在一个小小的缝隙里，有一个小小的中文“检”字。我还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买了一台冰箱，不是看重它是东欧产品，而是因为它价钱合适；而且，明明白白地，它是国内制造的，打开机箱，只有一纸外文说明书，中文说明书在哪呢？直到从西北往东南，从西苑跑到花市大街，才得到一张中文说明，何其艰难乃尔。

回到正题上来，这种崇洋慕外，在文化界也大行其道。港台歌星席卷中国大陆，囊中鼓鼓胀胀，追星族迷之欲狂，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向以严肃和纯正标榜的学术界，也已乱了方寸，而不由自主地向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倾斜，似乎成了只问其产地，不问其品位。我并非主张排外，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和为文之道，就少不得引证八方人士的高论，还弄过一回翻译。只是，由盲目排外到盲目认同，怕也不符合游戏的规则，除非你是在天坛的回音壁戏耍，说什么就能应什么。

请试言之。南怀瑾先生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如今是

一本接一本地在大陆面世。其实，早在数年之前，大陆的著名学者（张中行？）便著文指出，南先生的笔下，有一些常识性错误，怕是算不得登堂入室的古文化之弟子。然而，谁又对此批评加以重视呢？

还有那位因《中国意识的危机》而影响一大群青年学人的林毓生，以其对激进主义的批评著称；于是，今天的大陆，也以抨击激进主义、张扬新保守主义为能事，主张温和啦，主张渐进啦，清算“五四”啦，酿就一个反省和批评“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小气候，还唯恐林毓生不足以服人，搬出乃师史华兹做后援。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国内的反对文化激进主义的论者，在大谈“全盘性反传统”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对林先生的著作到底读了多少又读懂多少？林著中明显的纰漏，似乎不需高深的学养，只要通常的理解力便可以察觉。比如说，林著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十年“文革”等列齐观，只因它们都举着“文化革命”的旗帜，而不知其二者的根本区别和绝然对立，并以此为其立论的基点，就是明显的错误。林先生未曾亲历“文革”，隔岸观火，可以洞察，隔墙猜枚，也可能误解；问题是，国内的追随者，居然也会摒弃自己的真实感受，幼稚到连启蒙时代与愚民时代都分不清？

还有那位引起无数笔仗的颜元叔先生。我想，大陆的发展，其成败得失，我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别人说好说歹，是人家的事，是骂是赞，我们也管不了，只是，骂者，自然不必格外计较，赞者，也不必分外张扬。否则，难免有借人家的口，说自己的话之嫌。难道只要在名字前冠上[港]、[台]、[美]的字样，

其话就格外有分量?那骂大陆者,我们又如何处之?

还有那股“财经小说”刮起的“旋风”。对在报纸上写连载的通俗小说作家,优宠有加,称赞备至,一时间,叱咤中国文坛的名家元老,都咸与捧场。往浅里说,这是露出了文化精美媚俗的一面,往深里说,是对严肃文学或曰纯文学失却信心,而向港台商业文化认同。

啰啰嗦嗦,连我自己都不愿再说下去。我只表白一点,对南、林、颜、梁诸先生,我都并无成见,相反,是心存敬意的;我所指责的,只是大陆这种唯港台和海外华人是尊的学风。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只问质量,莫看标签,这才是起码的规则罢。